

也許明天開始，我就會很喘、很喘！
我知道那是必經的。
但我現在很快樂！很幸福！

瓊樓玉影蘭香飄

文 / 于劍興

歡笑聲從門縫溢了出去，西向的窗正迎接著午后閃耀的光，恣意遊走病房的每個角落。再次住進心蓮病房的瓊蘭，總喜歡打開窗戶、拉開窗簾，享受清風的吹拂，盡情享受食物的美味與暖暖的人情滋潤。

失去了健康、失去了愛情之後，瓊蘭覺得自己，擁有了更多。

徵兆

「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，我夢見自己的告別式。」瓊蘭描述著，她的告別式有自己最喜歡的粉紅色花朵，有香水百合。這是在她發現癌症半年之前的夢境，如今想來依舊清晰。

其實，生病的徵兆已經延續了好長一段時間。當老闆知道瓊蘭要去韓國玩的消息時，還試圖勸阻她，他擔心瓊蘭出國發生狀況時會求助無門。只是瓊蘭還是認為，腹瀉、排血的現象是自己胃潰瘍的老問題所引起的，「去韓國辣的不要吃就好了。」瓊蘭不管那麼多！在韓劇藍色生死戀巨幅海報前，瓊蘭留下出



國旅遊的愉快神情。這是發病前兩年的韓國之旅。「劇中女主角也是得癌症死的，然後，我現在也是女主角，現在也是得癌症！」瓊蘭說。

答案

「九十四年一月十幾號吧，醫生就說，我可能不只有胃潰瘍的問題而已！」瓊蘭說，醫生幫她另外掛了直

腸科，結果直腸科醫師要她隔天一定要做腸道攝影。第二天做完檢查，心頭一直覺得不對勁的瓊蘭拿起了報告看，彷彿宣判般，終於來到診間證實了得到癌症。「妳幾歲？」醫生問瓊蘭。「三十五歲。」嘆了口氣，醫師說，「這麼年輕！有點延誤到了。」醫師告知了確切的答案，不過他要瓊蘭一定要趕快做治療，現在的科學發達，應該還來得及。

「妳一定要做！」醫生的話在腦海裡盤旋著。診間裡凝結的氣息，兩行清淚滑落。終於，再也坐不住了，瓊蘭轉身抱著大姐痛哭起來。「怎麼會是這樣子？怎麼會是這樣子！」椎心痛楚依然得不到答案。那一天，很冷，而眼淚，也一路流到家裡。那一天，彷彿怎麼也開不回家裡，為什麼路是如此漫長！「我還年輕，怎麼有可能是這樣子！」

過程

檢查結果出來的隔天，瓊蘭住進了嘉義的某大醫院，完成電腦斷層、大腸鏡、切片連串的檢查，在第四天，直腸順利地切除，因為也發現肝有陰影，所以那一次開了大手術。

但翌日的人工肛門手術，讓吃足苦頭的瓊蘭感受到自己「不是一個人，不像一個人！」瓊蘭說，因為手術太接近肛門口，第五天又緊急做了人工肛門的手術。結果，每天都要從右邊清理大便、換袋子。「有時，不小心黏不住就

爆掉，曾經有一天換了三次，撕下來皮膚都受傷了！」瓊蘭記得那時候，小舅媽一邊黏，她就一邊哭，感覺很痛、很痛，而排出來的便，好臭、好臭！

手術後有三個月的時間都得要躺在床上，直到後來瓊蘭自己能夠做起來處理人工造口，才體會到小舅媽的忍耐工夫與對自己的愛心。瓊蘭說：「因為是拉小腸出來接袋子排便，有時拉肚子，很噁心、很難聞！」

和人工造口周旋了十個月，那種來自於身體的污穢感，卻遠不如化學治療對身體、意志帶來的摧殘。「從頭皮到腳底，手指頭還有下腹部全部都刺痛。每回要忍受十分鐘的痛楚，然後接著打化療藥劑……」第一次做完化學治療回到家裡，瓊蘭抱著母親放聲痛哭，不知道究竟過了多久才停止。「好想去躲起來！不讓家裡的人找到我去作化療。」可是，瓊蘭想難道要這樣子就放棄嗎？第二次到醫院報到，針一打下去，瓊蘭又忍不住地哭了起來。連續哭了三次，到了第四次，瓊蘭邊打邊和醫師討價還價起來，瓊蘭笑著說，最後還是勉強地做完十二次。醫生說，把腸子接回去應該就沒問題了。

終於，變成一個「正常人」了！除了家人，和一年前認識的男友共組家庭的希望似乎不再遙不可及。在三十五歲才正式交往的男友，帶給瓊蘭安全感，也有了結婚、成家的念頭。「從生病、開刀、做化療，然後控制住，那段時間我們都覺得有希望了，好開心。」瓊蘭



住心蓮病房的日子，瓊蘭可是大家的開心果。左為陳世琦醫師。

說，那段時間讓自己很難忘懷，想到都會微笑，是最精彩的一段時間。

決定

只不過控制了一百二十個日子，癌細胞就已轉移到淋巴。瓊蘭曾試著看許多的書，借鏡人家是怎樣對抗癌細胞，也試著照書上的建議過生活，只是這一切努力並沒有發揮效果；當面臨再次的化學治療，瓊蘭開始感到猶豫、排斥。向來都是父母心中聽話的乖女兒「逃家」了，整整十天，瓊蘭從紛亂的思緒中逐漸理出頭緒，瓊蘭說，「我不接受旁人的左右，我要自己做決定！」終於，在做與不做化學治療之間，瓊蘭不再徬徨。「我覺得人都會走到最後一步，就是死亡。所以活短一點沒關係，但是我要很自在、很快樂！」雖然放棄了化療，但瓊蘭並沒有對生命絕望，而是要

讓活著的每一分鐘、每一秒鐘都值得。

「從小到大，瓊蘭是爸、媽兩邊家族的開心寶貝，」原本一直鼓勵著瓊蘭做化學治療的大姐說，「她善良、可愛，去到哪兒

都會引人家注意、帶來歡樂，有她在的地方都很有氣氛。」這次，姐姐口中外向、活潑的瓊蘭，決定要忠於自己的感覺，也回到大家所熟悉的「瓊蘭」。

享受

坐上輪椅，大姊推著瓊蘭滑出了心蓮病房，一路往三樓的台灣咖啡。熱騰騰的火鍋送來，瓊蘭一手筷子、一手湯匙津津有味的咀嚼著。為了讓自己能有體力維持好的生活品質瓊蘭總是努力地吃，她說，看能不能破心蓮病房的紀錄，心蓮病房的病人吃到要上減重班！吃，不僅讓瓊蘭獲得快樂，也將許多的煩惱都消化掉了。

去年八月，瓊蘭在媽媽、二姐和堂妹的陪伴下，展開最後一次的出國旅行，目的地是自己最喜歡的紐西蘭。「好想念那邊的冰淇淋！很好吃、很純，雖然

是大冬天，但覺得好舒服！」

態度

「這樣看是正常的，可是跟這一隻比就不正常囉！」瓊蘭展示著自己兩隻粗細迥然不同的腳。從去年十二月開始，因為淋巴液造成右腳腫脹，除了刺痛感以外，還不時傳來灼熱感。瓊蘭總喜歡把腳伸出棉被外透透氣，她說，要好好照顧它！「坐這樣也不是，那樣也不是；站起來腳都僵硬，大腿會刺痛，變得好硬、會發熱、很燙！」瓊蘭努力地描述著自己的狀況，但是對於陳世琦醫師、護理人員裝導尿管、使用便盆的建議，甚至助行器，她都不太願意使用，儘管頻繁地想上廁所，她都寧可拖著步伐，屈身向前像個老婆婆般地以右腳為重心的蹣跚步，一寸寸往廁所去。只要

能動，瓊蘭都堅持自己來，因為那已經是僅剩的活動機會了。

這一天，瓊蘭口中的老闆帶著幾位診所的女同事造訪病房，出乎大家意料地是，迎接他們的是一派輕鬆自在的瓊蘭。「謝謝你們來看我。」瓊蘭笑地眯起了眼。

大姐在一旁解除大家心中的疑慮，「她住院都越住越漂亮！」「對呀，就是減輕痛苦。」瓊蘭說，「只是左腳腫，走路不方便，而右腳是越來越瘦，一邊是長頸鹿、一邊是大象！」逗的大家笑開了。

快過年了，老闆除了幫瓊蘭付這兩年來的勞健保費用，還送上一個大紅包。「好好養病，健康就好。」老闆說。「已經沒辦法盡力了。」瓊蘭笑著回應，接著跟大家聊起她住在心蓮的感



覺，「在這裡很开心、很溫暖！這兩年都是我在享受，除了這個禮拜急性發炎沒辦法按摩，家人、護士都會來幫我按摩，我覺得好像太后！」

有人說瓊蘭放棄繼續做化學治療是往壞的方向想，說不定一段時間後，就會有新的化療藥物出來！不過，瓊蘭並不想讓化療藥物一直糾纏著，「我並沒有往壞的地方想。雖然放棄化療，但是到目前為止，我並沒有抱著『我要死了』的態度。」瓊蘭想的是，身旁的人給她溫暖的愛，讓她很享受這些愛，然後更開心。除非，瓊蘭說，當咳得很厲害、腳痛地受不了時，才會覺得死亡的時間真的越來越近。「但是來到醫院，陳醫師很細心地照顧，讓我減輕痛苦，還有

師姊每天來跟我講話、給我溫暖，耶，讓我覺得死亡距離又遠了一點。」

跳過了老，只有生、病，然後就到死了，這樣大家永遠都記得她現在年輕漂亮的模樣。瓊蘭說自己「人生的課彷彿被壓縮在一起，要很快地上完。」很感恩老天爺對她這麼好，在生病過程中認識好多人，更得到了數不盡的愛。

旅行

「我走了，就當我拉著登機箱出國去玩了！」只是這一次，沒有回程的打算。

今年元旦，瓊蘭回到家，和大姐、二姐和堂妹有說有笑地準備著行李，衣服中出現一隻她最喜歡的小熊，從手術第



有志工師姊的陪伴，讓瓊蘭覺得很溫暖。

一天開始就陪著她，所以她也想帶著小熊去旅行。另外，平常喜歡的乳液，瓊蘭也用了十幾年了，她說，如果聞到這香味，就知道她回來了。還有一條男朋友送的項鍊，瓊蘭說，這一條是可以燒的。

攤開一件綠色長袖的圓領上衣，在領口還裝飾著小碎花，搭配的是一件米黃色長褲和同色系的便鞋。「這是我平常出門最愛穿的一套衣服，穿起來很舒服，而且是大家最熟悉的，是我過世那一天要穿的衣服。」瓊蘭說。

她也陸續將東西送出去。瓊蘭說，由她親手送給大家，比過世後由人轉交好。「送完之後，我的心都放開了！沒有什麼東西是讓我割捨不下的，原來那些東西我根本就不需要。」瓊蘭篤定地說，如果再活三十年，她也不會再買了。瓊蘭想到手邊還有一本存摺，便在家扶中心認養了一個小孩。瓊蘭說，能活多久，就認養多久，存摺剩下的錢就捐給家扶中心。

「吃飯了」，父親在樓下喊著。瓊蘭將登機箱整理好，再次闔起，「這樣他們就知道了！」為了不讓父母親難過，瓊蘭用出國的喜悅心情來轉化家人的感受。每年，瓊蘭總要出國一趟旅行，當死亡已經逐漸來到當下，她選擇去面對、接受，用祝福自己的心情來迎向終點，就像出國去玩一樣，只是不再回國。

緩緩地扶著樓梯下來，走到了餐桌前坐下，端起自己專用的大茶碗，開始

豪爽地吃著每一道媽媽的好手藝。「我媽媽是古意人。」瓊蘭時常會和她說，「媽，我最愛妳！」母親會回說，「我不愛妳，要愛誰！」

幸福

第三次住院後幾天，終於，停止蠕動的腸胃，無法吃東西了，從新竹趕來的堂弟輕捧著杯子，讓瓊蘭輕吸著檸檬愛玉，微弱的氣息中依然能感受到一絲歡喜，吃到愛玉帶著酸甜的爽口，好像瓊蘭在心蓮常說的「幸福的滋味」……輕咳了兩聲，瓊蘭不自主地又闔上了眼，沈沈地進入夢鄉。

「最不像患者的人要回家了！」這次住院第十八天，準備回家過年的瓊蘭笑得燦爛。護士、志工陸續來向瓊蘭送行，熱絡的氣氛中卻有幾分離情依依，少了這個開心果，心蓮又要安靜一段時間了。「早、晚飯各一次，要扳開，吃一半；另外這個有痛才吃，那個必要時吃，這個是橘色小丸子，還有吃咳嗽的」將要臨盆的護士秀媚進來病房逐一地說明用藥方法。年邁的寬寬師姑走了進來，將瓊蘭抱個滿懷。瓊蘭吆喝大家擠在病床上，按下快門留念。有師姊想要安慰瓊蘭，「妳要相信妳沒有生病！」瓊蘭回應，有沒有生病都沒關係，因為她已經找到平衡點了。瓊蘭說「我每天都很快樂！」

回家，大年初九，瓊蘭逐漸感到力量的消失，三度來到心蓮。「有時候，不知不覺就睡著了，自己也不清楚。「今



陳世琦醫師(左三)帶著心蓮病人去阿里山賞花。沒辦法參與的瓊蘭還是能夠歡笑以對。

天，我要去廁所都很吃力了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我就要走不動了。」瓊蘭依然爽朗地笑了起來，只是音量越來越小了。

那兩天，陳世琦醫師帶著心蓮病人上阿里山賞櫻花，雖然沒法去，瓊蘭請大姐帶來去年上山賞櫻花的照片來，除了自己回味，也讓大家都看看她美麗的身影。下山回來後陳醫師趕忙要將照片沖洗出來。

「我下午會過來」，陳醫師說。

「下午搞不好我在睡覺。」瓊蘭調皮地回應著。

「那我就用照片把妳吵醒。」陳醫師也不示弱的回應著。

下午時分，在一旁翻著相本的朋友

問起瓊蘭怎麼沒有跟著去阿里山？陳醫師趕忙說，「沒有關係，我會請瓊蘭喝咖啡補償她，這一點做人的道理我還懂。」結果讓大家笑成一團。

隔了一天，瓊蘭的情況突然好了起來，在漫進病房的陽光下紅潤著雙頰。每回從心蓮病房出院，瓊蘭都要交代大姐捐一萬元給慈濟基金會。「妳可以往『榮譽董事』的目標邁進喔。」陳世琦在這一回得知後，特別跑來要她努力。瓊蘭說：「這樣也不錯，每次住院捐一萬，要累積到一百萬要住院很多次呢！」不過，陳醫師歪著頭算了一下說，「要很久呢，到時候我可能都退休了。」



告別

「中風了！」指著自己的肚子，器官已經開始衰敗，腸子都不動了。只在轉眼間，無法再吃飯、無法堅持自己走路去上廁所，終於必須要戴上氧氣。整個身軀陷在床榻上，能做的，是等待每一回劇烈痛楚的來臨。「想要的最後回到家裡……」這是瓊蘭的希望，大家全神關注著瓊蘭的氣息。「南無觀世音菩薩……」陳醫師送來了念佛機，就放在床頭鎮日地低誦著。

接近傍晚時分，護士秀媚帶著剛出生的寶寶回家前，特地先帶來病房把寶寶放在瓊蘭的枕邊。「小寶寶好漂亮、好可愛！」瓊蘭輕撫著嬰兒。「我很幸福，謝謝！」像是把最後的氣力放盡

般啞著嗓，「你們的真心真意真的很棒」。

心跳慢了、血壓降了、血氧濃度逐漸滑落，是回家的時候了！院長夫人林媽媽趕來為瓊蘭掛上有證嚴上人法像的佛珠手環，「代表上人祝福妳，福慧紅包送給妳，要像紅包上的稻穗，像一顆種籽不斷成長茁壯；人的一生像坐火車起落落，要萬緣放下。」彷彿，感受到眾人的祝福，瓊蘭微微頷首，輕顫的嘴角像要說些什麼似地回應著。 🌸

各位親朋好友，
我是沈瓊蘭仙女，
現在，快樂回天庭。
謝謝你們給我的愛。